

■ 安德鲁·切尔林 著 戴微 吕乔 译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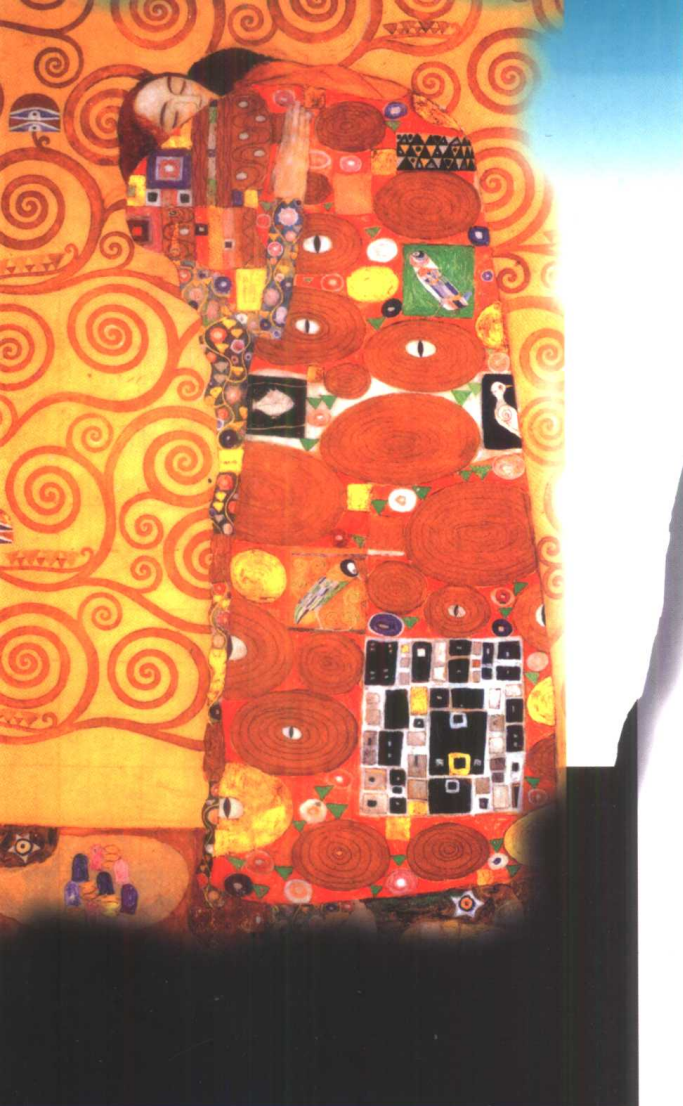
Family & Sex in us

系列之二

破鏡重「緣」

—— 美国社会婚姻现象分析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Family & Sex in US 系列之二

破镜重『缘』

美国社会婚姻现象分析

(美)安德鲁·切尔林 著

戴薇 吕乔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镜重“缘”:美国社会婚姻现象分析/(美)切尔
林著;戴薇,吕乔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7

ISBN 7-80654-462-3

I. 破... 切...②戴...③吕... III. 婚姻问
题-研究-美国 IV. D77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42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梁秋茹 封面设计:李 萌

插 图:梁天骧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陈敏宜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375

字数:150 千 印数:1-5000 册

定价:15.00 元

19-2000-064 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81, 1992 哈佛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

Copyright©1981, 1992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ll rights reserved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从二战后到 70 年代末，
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这种天
翻地覆的巨变，已经使我们
眼花缭乱，但是任何社会都
必须竭尽全力去适应急速的
变革，我们在婚姻问题上也
不例外。

序 言

《破镜重“缘”》(本书原书名为《结婚·离婚·再婚》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编者注)出版于1981年,时过6年,当我用新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时,我发现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过时。统计数据需要更新,新的研究成果需要引入,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和解释也要修正。经过4年时间的努力,还有受这4年间所从事的几个研究项目的启发,使我完成了这本修订版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此书是介于对原书做大的修订和写一本新书之间的一种工作。

我为第一版取这样的书名,是为了概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家庭经历:结婚,离婚,然后是再婚。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表明,在美国,家庭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比这还要复杂。如果要“名符其实”地给书取名的话,这个版本应该有个又臭又长又语无伦次的标题,如《同居、结婚、离婚、再同居,以及可能的再婚》之类的。在这一版中,我介绍并阐释了同居现象的增加,以及同居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等有关的研究成

Family & Sex in US 系列

果。稍后，在这本书中，我还把婚姻纽带的削弱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来加以讨论，并试图找出这种现象对当代美国社会和当代美国人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些读过 1981 年版的读者会发现前三章的基本结构似曾相识。第一章中我介绍了二战后人口发展方面的趋势，它参照了许多最新的统计数据，对同居现象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当然也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第二章讨论了对这些趋势所作的种种解释，其中参考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一些新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是在 20 世纪后半叶所取得的。这项研究使我改变了我对于诸如婴儿潮和生育率下降原因等问题的最初看法。我提出了两种版本的解释：一种是基于人口年龄群组的，一种是基于时代的。尽管较早的版本给予了这两种方法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现在我却更接受基于时代的解释。第三章讨论了这些趋势所带来的后果，其中参考了许多 80 年代关于离婚和再婚对成人和儿童影响的新的研究信息。

1981 年版的第四章探讨和阐述了婚姻模式上的种族差异。在整个 80 年代，种族、贫困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其它任何问题都更不容回避。因此我在本书中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这个版本中这一章被完全重写了。它在这些问题上涉及了更广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和评价了许多最近的研究信息。我还增加了第五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试图回答 20 世纪后半叶的家庭状况以及

这些巨大变革的实质问题。

在我努力完成这个不断升级的“修订”和写作的几年中，许多人读过、评论过这些章节或者为我提供了统计数据。他们包括：南·阿斯通、拉里·班姆帕斯、林达西·切斯—兰斯代尔、兰博·陈、大卫·艾尔伍德、M.D.R. 伊文斯、弗兰克·E·弗斯坦伯格、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凯文·梅森、实东尼奥·马克丹尼尔、莎拉·麦克马拉汉、菲利浦·摩根、萨缪尔·普里斯顿、罗纳德·怀德弗斯、罗伯特·舒恩、詹姆斯·斯维特、阿兰德·索恩顿以及苏姗·瓦特金斯。我衷心感谢以上各位为我提供的帮助。同样我也感谢迈克尔·亚伦森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而米雪尔·特里伯则出色地为本书提供了图表。

第五章的部分内容曾以《一个奇特的哈佛—耶鲁研究项目》为题发表于《民意》季刊，美国民意研究协会1990年版权所有。第三章的部分内容以《作为一种不完善制度下的再婚》为题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权所有。两者的重印都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许可。

本书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我想最明显的就是缺乏关于西班牙语裔家庭的资料。“西语裔”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国社会学名词在80年代已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含义。然而，西语裔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西语裔与非西语裔族群之间的差异小。只是在最近几年，我才得到了有关西语裔族群中更小的子族群，尤其是墨西

Family & Sex in US 系列

哥裔、波多黎各裔和古巴裔美国人的资料，尽管这样的资料目前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另外，这本书也没有涉及同性恋的家庭生活问题，而这是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兴趣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资料不足、特别是好资料不足仍然是研究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妄加判断是很危险的。我相信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应在未来 10 年中出现。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也许可以在 10 年后出版第三版，那么我将加入更多的有关西语裔和同性恋家庭生活的资料。

安德鲁·切尔林

1991 年 11 月





简介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个假想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个典型的“快来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打我们的孩子”故事。当比尔 10 岁时，他的父母分居，然后离婚了。他与母亲一同生活，但在每个周六与父亲见面。4 年后，他的母亲再婚了，比尔在自己的家庭中多了一位继父。18 岁时，比尔离家读大学，毕业后他和他的女友住在了一起。同居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很快他们有了孩子。几年后，婚姻变得索然无味，比尔和他的妻子最终离了婚，他的妻子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3 年后比尔与另一位女人又结了婚，这位女人还带着一个她在前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在这一次婚姻中，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比尔的第二次婚姻维持了 35 年，直到他去世。

当比尔步入中年时，他已经在六个家庭或“准”家庭中生活过：首先是父母家，然后是母亲当家的单亲家庭，接着是母亲再婚的家庭，接着是与女友同居时的两人世界，接着是他自己第一次的婚姻，最后是他第二次的婚姻。他积累了一大堆的亲属和准亲属：他的母亲、

生父、继父、第一任妻子、第二任妻子、两个孩子和他的继子，这还不包括更多的远亲，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继祖父母，以及两方面的一系列姻亲。不管愿意不愿意，他都必须经常跟那些因为婚姻破裂而与他有关的人们打交道，诸如他父亲的第二任太太，他前妻的第二任丈夫，以及他第二任妻子的第一任丈夫等等。

今天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有这个例子中的所有经历，但如果结婚、离婚、再婚以及同居的比例在近期内不下降，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经历这一切，有些人的经历会复杂，并且更多的人拥有的仅仅是稍微简单一点的家庭经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此复杂程度的家庭还很少见，到了 90 年代却司空见惯了。20 世纪 90 年代与 50 年代的对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结婚及离婚模式会与短短几十年前的模式天渊地别？而这些婚姻模式的改变对成年人和儿童的生活，还有对我们整个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年轻人比在 20 世纪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早婚，生育率也升至 20 世纪的最高点，而离婚率却出奇地低。但到了六七十年代，结婚的平均年龄上升了，生育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离婚率则翻了番。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结婚率一开始是持续下降，然后便平稳了下来，但生育率和离婚率的变化却不那么明显。于是，大约从 1980 年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结婚和离婚上没有快速变化的间歇期——一个让

我们可以停下来对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做一番思考的时期，一个让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检验一下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时期。

在 70 年代，层出不穷的关于家庭生活变化的统计数据通过新的报告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时，一些评论者便已预测：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不会存在太久了。这种预测并不新鲜：美国的研究者早就警告过我们，要注意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还有其他家庭变化所导致的后果，这种警告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了。一位撰稿人早在 1859 年 10 月的《波士顿回顾》季刊上就写到：“家庭，按照它古老的含义，正在从我们的大地上消失，这不仅威胁到我们的自由政体，也使我们社会的根本生存陷入危机。”当家庭变化的步伐加快——尤其当离婚率快速上升时——这些警告再次出现。但是，在关注 70 年代离婚率上升的问题时，有些学者用证据证明了这种变化被夸大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家庭都是一种富有弹性、擅于变化和适应的机制，所以不太可能就此消失。到了 70 年代末，变化放慢时，乐观的观点又再度盛行起来。

但是，所有的评论者都认同——战后家庭模式的变化已经显而易见地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毋庸置疑，家庭结构的确会有一个未来的、全新的方式，因为它目前的模式与它过去的模式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改变了，而这些改变源于近年来在同居、结婚、离婚以及再婚模

式上的变化。与 50 年代相比，今天类似于美国家庭旧式标准的“两个亲生父母加孩子”的这种家庭的比例比以前小了。相反地，由单亲家长和他们的子女或者由离婚后再婚所组成的家庭的比例增加了。由于离婚的急剧增加，通常那种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说法也变得越来越不正确。尽管分居和离异切断了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仍得到保持。因此，家庭关系扩展至超过两户、三户甚至更多户人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并且这些家庭的关系由分开生活的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纽带关系来维持。在这些情况下，亲缘关系变得更复杂，它比第一次婚姻所组成的家庭触及到更多的东西。现在，甚至对“家庭”这个词的定义也可能变得复杂起来——一个经历了父母离异和再婚的孩子，他完全可能用一种与父母任何一方都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他的“家庭成员”。

从二战后到 70 年代末，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变，已经使我们眼花缭乱，但是任何社会都必须竭尽全力去适应急速的变革，我们在婚姻问题上也不例外。这种快速的变革迫使我们竭尽所能去搞清楚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婚姻现象究竟是说明了什么？每当我们认识到家庭生活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情况又再次发生了变化，新的情况总是使我们目不暇接。因此，站在 90 年代初的高度，对整个二战后的家庭生活变革做一番回顾应该是有益的。

家庭变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它无可避免地涉

及到很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我想讨论的是关于在婚姻的构成和解体及其原因和后果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有太多顾及其它许多领域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例如，整个战后时期双亲家庭中双职工的比例急剧增加，这些家庭在协调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方面面临种种新的挑战。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做详细的讨论可能会使我们走题。

同样的，这本书也不是专门探讨生育趋势问题的，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值得用一本专著来讨论。但是，因为在婚姻、离婚趋势和生育趋势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我也确实探讨了生育问题的某些方面。作为对美国主流社会近几十年来婚姻总体趋势的研究，这本书没有包括太多的对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地区人群差异的讨论。有证据显示，许多群体内部之间的差异在战后时期已经有所减轻。例如，正如我以下会谈到的，天主教与新教在生育和离婚问题上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接近。另外，在许多人群差异问题上，我们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因此，本书前三章的陈述适用于一般的美国人，尽管我也会在某些特定人群间存在显著差别时努力提醒读者注意。然而在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婚姻和离婚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种族差异，而其中有些差异在战后变得更加明显。为此，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白人与黑人典型的婚姻模式之间的差异。

我的着眼点也意味着我不会考察许多被称为另类生

活方式的婚姻问题，如群居生活、同性恋夫妻、终生独身等等。尽管这些生活方式就它们本身而言，也是十分有趣的，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以这些方式生活的人与正常婚姻的人相比毕竟仍是极少数——尽管终生独身、同性恋夫妇的数目正在上升。不过我确实讨论了大约 70 年代以来同居关系数目的巨大增加。我也审查了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多（其中许多可归究于分居和离异的增多），同时也考察了上述事实对生活于其中的父母和子女所造成的影响。

●
6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长期地、严肃地关注那些有关婚姻、离婚、再婚趋势的人口统计数据，并同样认真地思考那些与此紧密相关的主题，如同居、单亲家庭以及生育问题等。只有清楚地了解到哪些事情发生或没有发生在战后的家庭中，才有可能收集到解释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所必需的事实依据。我在第一章中所关注的指标将帮助我们明确到哪里去寻找有关这些趋势的解释，及确定那些重要成果想说明的究竟是什么。此外，对档案材料的仔细阅读和筛选可以使我们摆脱一些关于这些趋势的常识上的错误。例如，档案材料的证据与某些常识相抵触，一般的推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家庭模式比 50 年代的家庭模式更反常。在第二章中我们将核实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第三章将考察这些婚姻趋势对丈夫和妻子以及对父母和子女所造成的后果。第四章审视了美国白人和黑人家庭模式间的差